

U
U
U
U
U
EUGENE O'NEILL'S PLAY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ENDER THEORY



性别理论视阈下 尤金·奥尼尔剧作研究

刘永杰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

○

○

○

EUGENE O'NEILL'S PLAY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ENDER THEORY



性别理论视阈下 尤金·奥尼尔剧作研究

刘永杰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性别理论视阈下尤金·奥尼尔剧作研究/刘永杰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7-5161-3354-5

I. ①性… II. ①刘… III. ①奥尼尔, E. (1888~1953)—
性别—戏剧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712. 0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35535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王钦仁
责任校对 韩海超
责任印制 戴 亮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7.5
插 页 2
字 数 465 千字
定 价 6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结识青年学者刘永杰是在几年前的一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上，因为之前常常听他读博的导师华东师范大学费春放教授说起刘永杰是她引以为豪的一位弟子，而且研究成果颇丰，此次结识便有一见如故的感觉。刘永杰无论在教书育人、学术研究、人格魅力和道德修养上都是青年学者中的楷模。经济大潮的洗礼使很多本可以成为学界精英的青年放弃了清苦的科学研究，去追逐经济上的成功，能够像他那样立志埋头于美国戏剧研究的青年学者的确不多见。我也深深为他的刻苦精神所感动，也非常高兴国内的奥尼尔研究和美国戏剧研究后继有人。刘永杰目前是河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郑州大学英美文学研究中心主任、英语系主任、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理事、全国英国文学研究会理事、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戏剧委员会副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英语文学分会理事和河南省外国文学学会常务理事等。

刘永杰的硕士和博士学习阶段都是从事的奥尼尔研究，每年都有较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发表，还主持了教育部人文社科和河南省软科学等几个奥尼尔研究的项目，代表了国内奥尼尔研究的新生力量。他的新作《性别理论视阈下尤金·奥尼尔剧作研究》就是他所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的最终结项成果，该专著的出版是国内奥尼尔研究界的一件喜事。

在刚刚结束的在江苏师范大学召开的全国美国戏剧研究会第16届年会上，刘永杰应邀出席并做了大会主题发言，很精彩，颇受欢迎。会议期间，他非常诚恳地邀请我为他的新书作序，我欣然应允。作为一个一生致力于奥尼尔研究和美国文学研究的学者，我希望我国的美国戏剧研究能够跟国际接轨，看到他的治学精神和成绩，我也由衷地感到高兴。当初刘永杰的教育部项目结项时，我受委托担任了该项目的评审专家，先期已经对书稿进行了仔细的阅读，对该书的内容较熟悉，而且为书中的很多新颖的

观点所折服。刘永杰是一位具有吃苦耐劳精神、脚踏实地的青年学者，已经成为国内奥尼尔研究和美国戏剧研究的青年精英之一，成绩卓著，我希望他不断有新作推出，走在国内奥尼尔研究的前列。

刘永杰撰写这部专著的动力来自他对评论界对奥尼尔女性观的质疑，很多人认为奥尼尔对女性存在偏见，甚至还被贴上了“厌女”的标签。正是评论界对奥尼尔女性观的质疑激发了他重新梳理奥尼尔女性观的极大兴趣，立志还原一个真实可信的奥尼尔。奥尼尔是“美国现代戏剧之父”，开创了美国严肃戏剧的风格，是现代美国戏剧开拓者。他的出现一举改变了美国仅有戏剧演出而没有本土剧作家的局面，并于1936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是唯一荣膺这项荣誉的美国剧作家。由于出生在戏剧之家，奥尼尔从小就受到了戏剧的熏陶。他喜爱阅读莎士比亚、易卜生、斯特林堡、布莱希特和尼采等人的作品，当水手的经历使他有机会接触到了下层人的真实生活，这都成了他后来宝贵的戏剧创作素材。可以说，如果没有奥尼尔，就不会有美国戏剧在世界剧坛上这么高的地位，也就是说，正是他的戏剧成就才使得美国跻身世界剧坛。

全国美国戏剧研究会一直致力于推动国内的美国戏剧研究，每年年会奥尼尔研究都是一个重要专题，在刚刚结束的全国美国戏剧研究会第16届年会上，奥尼尔研究的专题研究文章更是占了半壁江山。国内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很多也以奥尼尔及其剧作为研究内容，使国内奥尼尔研究的队伍越来越大，成果数量越来越多，质量也越来越高。

这是奥尼尔研究可喜的一面，但是从国内外的研究来看，虽然评论界对奥尼尔在美国和世界剧坛的地位和贡献早已达成了共识，但唯独在对奥尼尔的女性观的评价上还存在着分歧，刘永杰没有盲从评论界对奥尼尔女性观的指责，而是从奥尼尔的生活经历和他的剧本入手，对奥尼尔的女性观进行了细细梳理，以期对此进行重新解读。正如这本专著所指出的那样，奥尼尔并非像有些学者所指责的那样对女性心存偏见；恰相反，奥尼尔是一个热爱生活，具有同情心和人文精神的戏剧大师，他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创作热情，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的视角是双性的：在他的视野中，不仅有男性的存在，更有女性的存在。他赞赏人性的美德，憎恶一切丑恶和不道德行为。奥尼尔用现实主义的笔法在剧作中重现了婚姻中女性对男性的依赖状况和女性生活的痛苦，而男性并不像传统社会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敢于担当的性别，他们是一群软弱无力、优柔寡断、碌碌无为、

缺少责任心的社会可怜虫。男权中心主义社会悄无声息地剥夺了女性独立生活的能力，使她们只能依靠男性与男性缔结婚姻来获得自己未来生活的保障和幸福。而男性的“无能”和缺乏责任感残酷地扼杀了这些满怀希望的女性的梦想。刘永杰认为，女性的依赖和男性的不可依赖之间构成了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而这恰恰是女性的痛苦之源。

在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之后，刘永杰并没有停止探索的步伐。他认为，造成女性痛苦的这对矛盾仅仅是表象，真正的根源在于我们这个男性中心主义社会精心构筑的“性别神话”，从根本上说是男性中心主义社会的性别文化造成了女性的痛苦。奥尼尔对男女两性间恩怨的揭露其实是呼吁我们尽快找到让女性走出两难处境的办法，结束女性的痛苦；让人类种族得以延续的婚姻和爱情成为幸福的纽带，不再成为女性痛苦的根源。两性间相互依存、和谐共处，这是人类共同的期盼。

这部专著认为，男性和女性都是性别神话的受害者，尤以女性受害程度最深。在奥尼尔的笔下，女性是一个弱势群体，男性同样也变成了一个弱势群体。两弱相伤不但显得荒诞滑稽，而且对于性别问题的解决无补。奥尼尔以戏剧的形式重现两弱相伤的故事，旨在希望警示世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诸多痛苦其实都可以从性别问题上找到症结。性别问题顽固地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人已经见怪不怪了，甚至男女两性的差异已经在不经意中变成了我们毫不怀疑的“事实”，该专著条分缕析的推理使我们认识到，问题的根源有时候就存在于我们的思想观念和文化系统，只是我们没有意识到罢了。

由此，我感到这部专著在研究奥尼尔的剧作、深入探讨奥尼尔的女性观的同时，更是触及到了我们当下很多社会问题的关键，那就是根深蒂固的性别问题，正如该专著所言，性别问题其实是我们当今社会很多问题之源。读了该专著，我也受到了很大的触动，欣赏刘永杰的观点。非但如此，我还认为该专著有如下三个特点：

一、以往的研究仅仅关注奥尼尔剧作中的一个性别，或者以男性形象为研究对象，或者以女性形象为研究对象，该专著是国内第一本站在性别理论的高度，把奥尼尔剧作中的男女两性都纳入研究视野，从男女两性的关系上寻找悲剧之源的专著。高尔基认为，文学就是人学，戏剧亦然。对人类悲剧原因的探寻，也理应从人类本身入手，这样得出的结论不至于南辕北辙。传统上认为，人类的构成无外乎男女两性，因此从男女两性入手

分析人类悲剧的原因就会有较强的说服力。当然产生悲剧的根本原因不能离开对社会因素的分析，这里就不多赘述了。

二、人类关系表现形式各异，该专著选取的是人类诸多关系中在感情上最为亲近的恋爱婚姻关系作为切入点和研究对象。亲人之间尚且相伤，在其他亲情较疏的人际关系中悲剧更是不可避免了。所以，该专著从恋爱和婚姻关系入手分析男女两性之间的矛盾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于解决男女两性之间在其它方面的矛盾具有借鉴意义。

三、专著将男性解读为同女性相似的弱者，与女性并无太大差异。这出乎读者的预料，但专著丝丝入扣的分析让我们不但接受而且坚信，男性的确也是一个作茧自缚、自诩强大的性别，男性在实质上也是弱者，不能为女性提供依靠，这就和女性的“依赖”构成了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并由此决定了女性的悲剧命运。这是该专著观点最为独到之处，同时对现代人也有很大的警示意义。

刘永杰为人正直，热爱学术研究，有协作精神，尤其对奥尼尔研究情有独钟，刻苦认真，孜孜不倦，已是我国当前奥尼尔研究队伍中的佼佼者，相信他会在未来的奥尼尔戏剧研究中成果迭出，不断登上新的高峰。

郭继德

2013年11月30日

目 录

序	(1)
绪言	(1)
第一章 奥尼尔的现实主义创作	(33)
第二章 奥尼尔生活中的女性	(45)
第一节 奥尼尔的母亲	(46)
第二节 奥尼尔的四位女友	(54)
第三节 奥尼尔的三任妻子	(79)
小结	(114)
第三章 奥尼尔剧作中女性对男性的依赖	(117)
第一节 奥尼尔早期剧作中女性的“爱即苦役”	(123)
第二节 奥尼尔中期剧作中女性“天使与魔鬼的合体”	(154)
第三节 奥尼尔后期剧作中女性的家庭角色	(190)
小结	(211)
第四章 奥尼尔剧作中男性对女性的无能	(214)
第一节 社会性别谎言背后的男性本质	(215)
第二节 男性无能之“俄狄浦斯情结”	(224)
第三节 男性无能之“诗人的气质”	(252)
第四节 男性无能之早亡	(276)
第五节 男性无能之肉体 and 精神的疾患	(301)
小结	(335)
第五章 奥尼尔剧作中女性的反抗	(338)
第一节 苦役或者死亡:奥尼尔早期剧作中女性的命运	(344)

第二节 代价巨大的成功:奥尼尔中期剧作中女性的反抗	(364)
第三节 一报还一报:奥尼尔晚期剧作对女性出路的探索	(390)
小结	(400)
结语	(403)
参考文献	(414)

绪 言

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 1888—1953）被誉为“美国现代戏剧之父”，迄今为止，奥尼尔为美国戏剧作出的贡献尚无人超越。他曾三次获得普利策奖，并于1936年凭借其“富有生命力的、诚挚的、感情强烈的、烙有原始悲剧概念印记的戏剧作品”^①（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而获诺贝尔文学奖。他是美国唯一一位获此殊荣的剧作家。在奥尼尔之前，美国没有一位像他那样伟大的剧作家。美国一位评论家曾评论说：“在奥尼尔之前，美国只有剧场，而没有戏剧。”^②这样的评价用在奥尼尔的身上一点儿都不为过，它精辟地总结了奥尼尔为美国戏剧的诞生和走进世界戏剧之林所作的贡献。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是奥尼尔亲手缔造了美国本土戏剧。如果没有奥尼尔，就不会有美国现代戏剧，就不会有美国戏剧在美国文学史上繁荣一时的局面，或者，至少这一繁荣要推迟相当一段时间才能到来。在奥尼尔的影响下，在20世纪30、40年代和50年代，甚至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美国戏剧获得了迅猛发展，并在短时间内就获得了世界文坛的瞩目，在世界戏剧舞台上占领了一席之地。

奥尼尔一生笔耕不辍，创作生涯达数十年。一般来说，一个作家获得诺奖之日就可能是其煞笔之时。而奥尼尔则不然，他将全部身心投入了戏剧创作，将其家人和友人的故事，对人生的理解都变成了饱含深情的文字和一幕幕催人泪下的剧本。在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他并没有止步不前，虽有疾患缠身和家庭的不幸，他还是令人吃惊地在晚年推出了《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更加庄严的大厦》

① 肖涤：《诺贝尔文学奖要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67页。

② Sheaffer, Louis. *O'Neill: Son and Playwright*. Boston: Little, Brown & Company, 1968, p. 481.

(*More Stately Mansions*)、《送冰的人来了》(*The Iceman Cometh*) 和《月照不幸人》(*A Moon for the Misbegotten*) 四部脍炙人口的剧作。《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虽无扣人心弦的悬念和构思缜密的情节,但这部具有很强自传色彩的剧本,朴素的对白之中无不流露着真情,平凡的故事之中无不流淌着真爱。平凡无奇的故事却能够叩响观众的心灵,让观众与剧中的人物一起同喜同悲,同剧作家一起回忆其家庭心酸的往事和成员间彼此间的恩恩怨怨。于细小中见神奇,于随意间见精神,这种效果只有大师才能做得到。至此,奥尼尔的戏剧创作达到了巅峰。

奥尼尔一生共创作了46个剧本。目前这些剧本基本都已出版。国外收录奥尼尔剧本最为齐全,同时也是最为权威的奥尼尔剧作集就是由美国图书馆(The Library of America)于1988年出版的三卷本《奥尼尔剧作全集》(*Complete Plays*, 1913—1920; *Complete Plays*, 1920—1931; *Complete Plays*, 1932—1945)。这三个作品集按照奥尼尔创作的时间顺序编排,由早期的独幕剧到后期的长剧无所不包。这套三卷本奥尼尔作品集是奥尼尔研究者的必备书目,无论剧本收录的数量,还是印刷、装帧的质量都堪称上乘。其中第三卷的中文版于1995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汪义群、梅绍武等人翻译出版。其实,国内对奥尼尔作品的翻译出版很早就开始了。漓江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了《天边外》(*Beyond the Horizon*),收录了《天边外》(*Beyond the Horizon*)、《琼斯皇帝》(*Emperor Jones*)、《上帝的儿女都有翅膀》(*All God's Chillun Got Wings*)、《榆树下的欲望》(*Desire Under the Elms*)、《啊,荒野!》(*Ah, Wilderness!*)和《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六部剧作。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过一本《奥尼尔剧作选》,收录了《安娜·克里斯蒂》(*Anna Christie*)、《琼斯皇帝》(*Emperor Jones*)、《榆树下的欲望》(*Desire Under the Elms*)、《奇异的插曲》(*Strange Interlude*)、《悲悼》(*Mourning Becomes Electra*)和《诗人的气质》(*A Touch of the Poet*)六部戏剧。目前收录奥尼尔剧本最为齐全的当属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的六卷本的《奥尼尔文集》(主编为山东大学的郭继德教授),几乎囊括了奥尼尔所有的早期、中期和晚期剧作,第六卷还收录了奥尼尔的部分诗歌和剧评。

作家的创作往往和自身的经历、独特的生命体悟分不开,作家的语言风格、人物雕琢和故事情节从根本上说都和作家的生活环境和人生经历息

息相关，作品中不经意间也往往会闪烁着作家的影子。奥尼尔的父亲詹姆斯·奥尼尔（James O'Neill）是一位演员，一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全国各地巡演，母亲艾拉·奥尼尔（Ella O'Neill）生活自理能力的欠缺使她不得不终年伴随在常年奔波在外的丈夫的左右。居无定所和颠沛流离使奥尼尔非常渴望家庭的温馨和父母的温情。童年非同一般的经历在奥尼尔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这种深深烙在心里的痛苦情感在奥尼尔成为剧作家后常常流露于笔端，化作一幕幕催人泪下的戏剧。恰如弗洛伊德所说，这是一种“童年经验的传达”^①。难怪奥尼尔作品中的故事和人物往往可以在他的生活中找到原型，他的晚期剧作《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更是奥尼尔自己家庭故事赤裸裸的悲怆再现。

奥尼尔剧本中的人物虽然有男有女，但细心的读者和观众会发现，女性人物虽然数量不多，但她们往往在故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影响着周围的其他人，甚至左右着故事的发展，而大多数时候她们往往充当着故事的主人公。在有些剧本中，女性人物在数量上甚至占据了绝对的优势；还有些剧本，虽然剧中女性人物仅仅是一两个，但她们却往往占据了舞台的中心。例如《悲悼》中的女儿莱维妮亚和母亲克利斯丁毫无疑问是故事的主角，留给人们的印象是永远难以磨灭的。在《奇异的插曲》中，虽然仅有一个女性角色尼娜，但却被奥尼尔本人称为“我的女人戏”^②。阅读过奥尼尔传记或者对奥尼尔家庭比较了解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奥尼尔剧中的这些女性很多都似曾相识。原因很简单明了，因为奥尼尔喜欢将他周围的人和其家庭成员的故事写进自己的剧本，父母、哥哥、妻子、情人、邻居、工友等都走进了他的剧本，向读者和观众倾诉着一个又一个哀婉动人的故事。

在奥尼尔的剧本中，剧作家不是机械地把戏份儿平均一分为二，男女各取一半儿。实际情况是，男性人物仿佛退到了舞台的一角，女性人物更多地占据了舞台的中心，吸引了读者和观众更多的注意力。有些剧本中虽然有男性人物出现，而且数量也不少，甚至在剧中还是主角，但和女性人物比较起来，这些男性人物在性格上显得软弱无力。例如，《天边外》中的露丝、《榆树下的欲望》中的爱碧、《奇异的插曲》中的尼娜、《悲悼》

① [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日常生活的心理奥秘》，林克明译，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32 页。

② Barlow, Judith E. "O'Neill's Female Characters". in Michael Manheim Ed. *Eugene O'Neill*.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0, p. 167.

中的莱维妮亚、《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中的玛丽等女性人物都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她们仿佛舞台上唯一的舞者，无论走到舞台的哪一个角落，总是舞台灯光的聚焦之处；她们的言语与行为、顺从与忍耐、大胆与叛逆，无不牵动着观众的思绪，叩问着读者的心灵。

不幸的是，奥尼尔在剧中所刻画的一些女性形象，母亲艾拉的吸毒，他本人三次失败的婚姻，又加上其他一些因素，影响了一些评论家对奥尼尔女性观的判断，他们对奥尼尔的女性观产生了较深的成见。有些评论家谴责奥尼尔对女性存在“歧视”，称其为男性沙文主义者，甚至是一个具有“厌女”情结的人。例如，他的传记作者路易斯·谢弗（Louis Sheaffer）认为，奥尼尔“塑造的大多数女性不是淫荡凶悍的恶女或给人带来灾害的坏女人便是心灵崇高得让人难以置信的好女人”^①。纽金特（George Nugent）说：“在奥尼尔的经典作品里，女人似乎只能具有两种姿态：不是幼稚单纯便是飞扬跋扈。无论哪种情况，她们总是遮遮掩掩讳莫如深，好操纵别人，充满危险而又让人无法理解。”^②简·托莱（Jane Torrey）相信奥尼尔的女主人公“对自己个人的成就毫不关心。对男人的忠诚和义务是左右她们行动的唯一动力。她们仿佛把剥削和压迫看成她们这个性别理所当然应该有的命运”^③。巴罗（Judith Barlow）批判奥尼尔在刻画女性时几乎没有“摆脱西方文化和文学中流行的传统男性观念的狭隘的局限，或者更确切地说，偏离他在成长过程中所接受的天主教思想”^④。《尤金·奥尼尔传》的翻译者陈渊在译本的序言中也这样指责奥尼尔：“奥尼尔在处理家庭关系、遗弃子女以及创作中暴露出来的悲观主义、神秘主义乃至宿命论观点，恰说明一个伟大的剧作家也是置身于社会的一员，也有其人生

① Sheaffer, Louis. *O'Neill: Son and Artist*. Boston: Little, Brown & company, 1973, p. 500.

② Nugent, S. George. "Mourning Becomes Electra". in Morton, Richard F. Jr. Ed. *Eugene O'Neill's Century: Centennial Views on America's Foremost Tragic Dramatist*.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91, p. 60.

③ Torrey, Jane. "O'Neill's Psychology of Oppression in Men and Women". in Morton, Richard F. Jr. Ed. *Eugene O'Neill's Century: Centennial Views on America's Foremost Tragic Dramatist*.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91, p. 166.

④ Barlow, Judith. "O'Neill's Many Mothers: Mary Tyrone, Josie Hogan, and Their Antecedents". in Bagchee Ed. *Perspectives on O'Neill: New Essays*. Greater Victoria: University of Victoria, 1988, p. 7.

观、世界观中无法摆脱的矛盾。”^① 他们这样评价奥尼尔绝非空穴来风，因为奥尼尔的瑞典恩师——斯特林堡的女性观也问题重重，被贴上了同样的“厌女”标签。于是，这些评论家主观地认为，从斯特林堡那里汲取了宝贵营养的奥尼尔肯定也潜移默化地从恩师那里学到了通过神来之笔对女性进行肆意的折磨，揭露她们的“无情”与“残忍”。

这种推断也绝非妄自猜测。又加之，尤金·奥尼尔在现实生活中对女性的要求甚多，有时候近乎挑剔与苛刻。这又是一个其女性观受到质疑的重要原因。奥尼尔一生总共结过三次婚，第一任妻子凯瑟琳·詹金斯（Kathleen Jenkins）是其大学同学，婚后不久奥尼尔就离其而去。与第二任妻子阿格尼丝·博尔顿（Agnes Boulton）的婚姻也因为各种原因没有维持长久，最终以离婚而告终。第三任妻子夏洛塔·蒙特瑞（Carlotta Monterey）在结婚之初的确给奥尼尔带来了短暂的欢愉，但这种欢愉随着婚姻生活的开始而逐渐消散。前两次失败的婚姻责任直接或者间接都在于奥尼尔。奥尼尔在普林斯顿大学求学读书时与他的第一任妻子凯瑟琳相识相恋。虽然二人彼此倾慕，但是由于奥尼尔父母的极力反对，二人的婚姻最终以离婚而收场。父母反对的理由是：“尤金·奥尼尔还没有足够的钱来养活一个妻子，这个姑娘不是个天主教徒，再说她的父母又离了婚。”^② 奥尼尔从小缺少母爱，能够从妻子身上得到母亲般的关爱是奥尼尔一直的期盼。可是，由于自己尚不谙世事，更不懂得何为责任，又加上父母对婚姻的极力反对，年少轻狂的奥尼尔竟然抛下了已有孕在身的凯瑟琳远赴南美。第二任妻子阿格尼丝也与奥尼尔的要求相差甚远，婚后不久彼此之间便产生了积怨。她是一位事业型女性，与奥尼尔结婚时已小有名气，事业的繁忙使她无暇顾及家庭和丈夫，常常弄得家里齟齬不堪。“他俩都是固执而又容易激动的人，两个人都是作家，而且两个人都爱得很深。但是，奥尼尔对戏剧满腔热忱，把一切精力都花在戏剧上，而阿格尼丝却不以为然。”^③ 很显然，两个人的志趣并不相投，也没有共同语言。于是，不胜其烦的奥尼尔便在愤懑之中结束了这次不愉快的婚姻。

① [美] 克罗斯韦尔·鲍恩：《尤金·奥尼尔传》，陈渊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序言”。

② Barlow, Judith. “O'Neill's Many Mothers: Mary Tyrone, Josie Hogan, and Their Antecedents”, in Bagchee Ed. *Perspectives on O'Neill: New Essays*. Greater Victoria: University of Victoria, 1988, p. 29.

③ Ibid., p. 189.

奥尼尔的第三任妻子卡洛塔是一位漂亮的演员，曾在奥尼尔的早期剧本中扮演过角色。她温柔、贤淑、勤快、体贴、持家，尤其做得一手好饭。与奥尼尔前两任妻子不同的是，卡洛塔富有激情，仿佛具有做家务的天赋。在她的料理下，家中一切井然有序。卡洛塔并不是一个乐于享受的女人，她照顾家庭、烹饪食物、管理家务……总之，家里的一切，从最简单的衣食住行，到奥尼尔的工作，她必事事躬亲。她这样做并不是出于奥尼尔的要求，而是乐意为之。这正好可以使奥尼尔专心从事自己喜欢的戏剧创作，不用为家务事分散精力。正是卡洛塔作为家庭主妇的天赋赢得了已近不惑之年的奥尼尔的芳心。的确，家中有一位能持家的妻子才能使丈夫安心从事创作。她就是奥尼尔作为一位作家所最需要的女人，这也是在他们婚姻之初，奥尼尔倍感幸福的原因。对奥尼尔的这次婚姻，他的传记作家路易斯·谢弗认为，奥尼尔所需要的是一个有能力、意志坚强、有力量、能够维护和保守他的隐私，并将她所有的注意力和关心都投入到他身上的女人，从而可以使他能够专心地从事他所进行的工作。^①

虽然第三次婚姻曾一度给奥尼尔带来了欣喜与幸福，但是这短暂的快乐很快便被无法忍受的身体上和心理上的烦扰所湮没。首先，卡洛塔几乎负责了奥尼尔的一切事物，甚至包括接听奥尼尔的电话和回复信函，弄得奥尼尔不堪其扰；其次，身体的疾患也使奥尼尔痛苦不堪。更为不幸的是，奥尼尔将这些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写入剧本的举措及他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招来了一片谴责之声，说他对女性存在“歧视”和“偏见”，尽管这些女性人物都是现实生活中各种女性的缩影，并不存在剧作家对她们形象的主观和恶意的扭曲。例如，朱迪斯·巴洛（Judith Barlow）在其论文《奥尼尔的女性人物》的开篇就直截了当地这样批判奥尼尔：

像许多男性作家一样，奥尼尔创造了一个男性占统治地位的世界。从他早期的海洋戏剧到后期的创作，如《卖冰的人来了》（*The Iceman Cometh*）、《休吉》（*Hugie*），男性一直霸占着他戏剧的空间。统计显示，奥尼尔戏剧中女性人物仅仅占到了所有人物总量的三分之一。显然，剧作家的女性观念扎根于“女性气质”等于“母性”这种

^① Sheaffer, Louis. *O' Neill: Son and Artist*. Boston: Little, Brown & Company, 1973, p. 187.

传统观念，以至于他不能将女性置于主体的位置，而只能使她们变成男性欲望的客体。另外，奥尼尔剧中的女性人物不能被简单地归入某些清晰明了的类别，甚至他笔下众多圣母玛利亚式的女性形象或者妓女也常常超越了他那个时代所继承的文化和戏剧观念。^①

奥尼尔的传记作家路易斯·谢弗对奥尼尔的女性观也同样成见颇深，对奥尼尔的谴责甚至一直持续到他为奥尼尔所写的传记之一的最后一章。他在《奥尼尔：儿子与艺术家》一书中，对奥尼尔的女性观，语言非常犀利地这样指责说：

纵然在剧作家所刻画的那些理想女性身上，也有剧作家本人对她们的偏见。在人类本性力量的驱使下，就像物理学一样，正像处于高位的钟摆，人类性格的一种极端也往往蕴含着向相反方向发展和运动的趋势。和他的导师斯特林堡一样，奥尼尔作品中重要的女性人物要么是母夜叉，要么是不幸的代言人，要么就是根本不可能的高尚得不能再高尚的人。^②

路易斯·谢弗认为，奥尼尔对女性的偏见其瑞典导师斯特林堡难逃其咎：像斯特林堡一样，他对妇女心存怀疑，对妻子又总是要求太多，因而在公众判断其女性的态度时使自己处于不利的地位，落入了自掘的陷阱。奥尼尔的第二任妻子阿格尼丝对此也持同样的观点。她曾写道：

奥尼尔深深地为斯特林堡个人痛苦的生活所触动，这些痛苦在斯氏小说中有所表现（《女仆的儿子》及其他的作品，都是自传性质的）；这些痛苦特别体现在他和那些总是试图利用他的女性的关系之中……奥尼尔多年来一直珍藏着斯氏这些小说，对这些小说的阅读次数甚至比阅读斯氏的戏剧还要多。我不知道——但是我想，他与这位

① Barlow, Judith E. "O'Neill's Female Characters". in Michael Manheim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ugene O'Neill*.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s Education Press, 2000, p. 164.

② Sheaffer, Louis. *O'Neill: Son and Artist*. Boston: Little, Brown & Company, 1973, p. 500.

伟大的被痛苦所折磨的瑞典人一样，一生与他都有同样的感觉。^①

显然，正是奥尼尔对女性的观点引起了他人对他的不满与敌意。似乎在他的作品中，女性，尤其是那些为爱情和婚姻所困的女性，总是喜欢依靠男性来改善自身的处境、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和获得身份的保障。但是，她们的努力往往最终都是徒劳。奥尼尔笔下的这些女性人物，有的妩媚可爱，有的勤俭持家，有的对家人关爱有加，有的还能在社会中独当一面……虽然奥尼尔赋予了其笔下女性诸多美德和优点，但其女性观仍没有逃脱被公众指责的命运。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在世人的眼中，女性往往以柔弱为美，以对家庭和男人的忠贞为德。奥尼尔笔下的这些女性虽然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主流社会对她们要求的美德，但她们某些不合传统的做法和看似疯狂的举动也同样招致了评论界对她们的指责，这些女性人物的缔造者——剧作家奥尼尔更是难逃干系。其中最令人诟病的是奥尼尔剧中的女性人物要么具有奇怪的心理，举止行为迥异于他人；要么显得脆弱无力，任凭男人摆布。总的来说，这些女性人物性格较为软弱，缺乏活力与激情，在阴险无常的社会中无奈地飘摇。她们还总是天真而执着地期盼着依靠男性来改变和改善自身的处境，尽管这些男性（往往是自己的亲人）带给她们的往往是更多的不幸和更深的伤害。

亲情，本是所有社会关系中最令人感动和期盼的，因为它是温暖和关爱的象征。而恰是这些亲情在奥尼尔的笔下却变成了女性痛苦的根源。他的这种观点由此招致了读者和观众对他的不满，开始谴责他、刁难他，认为他歧视女性，具有强烈的弑母冲动，并认为奥尼尔的绝大多数剧本都是他这种变态感情的宣泄。他们认为，奥尼尔由于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实现自己复仇的愿望，于是只有在虚拟的文学世界中把自己憎恶的女人杀了个痛快。这些令他不满的女性中，有他的母亲艾拉，有他前任和现任的妻子，还有生活中其他一些和他相识的女性。

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虽然有些人认为奥尼尔对女性存在“歧视”，但是这并不能阻止绝大部分读者、学者和评论家一如既往地喜欢他的剧作，对他本人的创作天赋也赞赏有加。奥尼尔是公认的美国现代戏剧大

^① Sheaffer, Louis. *O' Neill: Son and Playwright*. Boston: Little, Brown & Company, 1968, p. 432.